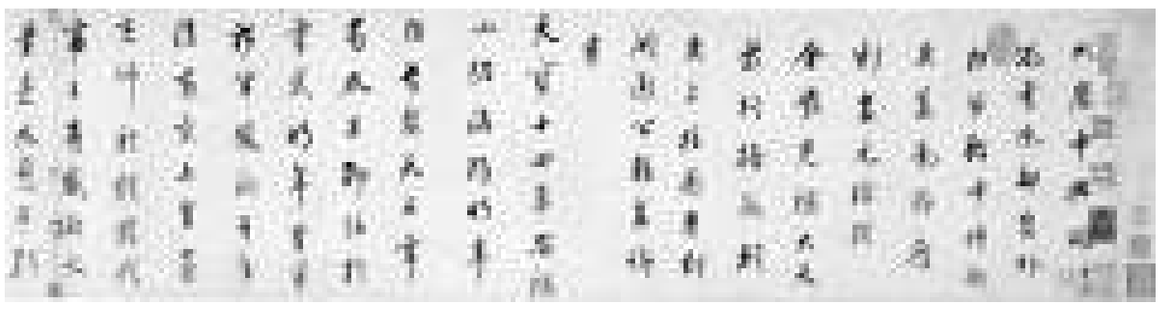
藝術館展出館藏書法作品

四十餘幅展品助了解「帖學」傳統

【本報訊】寫「習字帖」是初學書法必經的途徑，然而，我們對「帖」有多少認識？原來臨帖學習書法在中國已有逾千年的歷史，並逐漸形成了「帖學」的傳統。

香港藝術館正舉辦「帖學的世代——館藏書法作品選」展覽，展期至明年六月三十日。藝術館特別從館藏中精選了逾四十幅歷代名家的書法作品展出，觀衆可從中認識「帖學」的傳統，並了解千多年來臨帖風氣對中國書法發展的深遠影響。

「帖」原指用毛筆寫在小絹帛上的文字，亦即書信、便箋，統稱「尺牘」。東漢（二五至二二〇年）後期，中國的書寫工具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紙」漸取代絹帛和竹簡，成爲主要書寫物料。毛筆在紙上留下自由飛動的筆觸，大大增強了書寫的表現性。至魏晉時代（二二〇至四二〇年），行書、草書作尺牘在當時的文人中很流行，書法亦成爲藝術表現的方式。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及其兒子王獻之所形成的「二王」書風，經過歷代承傳漸成主流。晉人留下的信札及便箋可以說是「帖學」的源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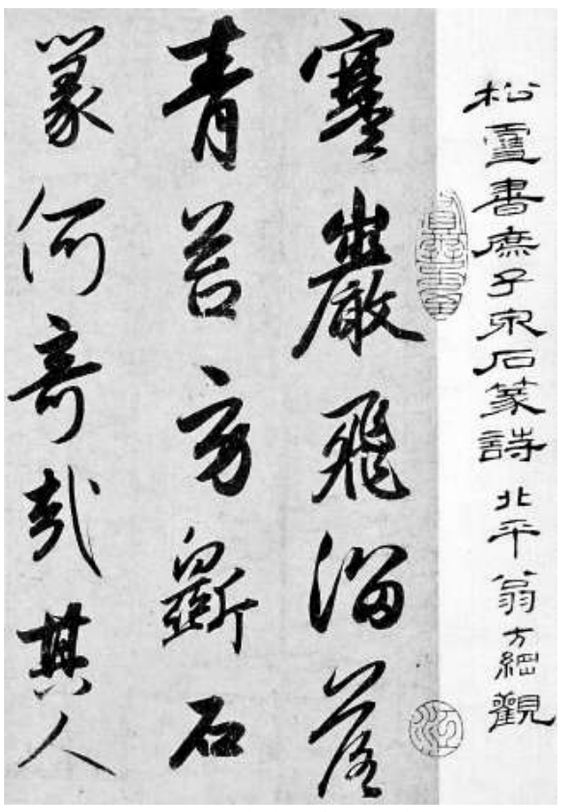


宋太宗趙光義致力搜求先賢名蹟，並精選作品刻印成歷史上首部皇家編定的書法帖本——《淳化閣帖》。《淳化閣帖》可說是歷史上首部刻印書法作品集，後世不論朝野所刻印的書法集，皆稱「帖」，臨帖從此成爲書法學習的不二法門。

展出趙孟頫等作品

是次展覽展出香港藝術館「虛白齋」藏歷代名家的書法作品，其中有趙孟頫的《行書庶子泉石篆詩》、文徵明的《小楷落花詩》、董其昌的《行書大唐中興頌》、王文治的《行書題湖樓請業圖詩》，以及倪元璐、王鐸、劉墉、于右任及臺靜農等的眞跡。此外，展覽亦展出香港藝術館其他相關館藏，以加深觀衆對中國書法的認識。

香港藝術館位於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十號。開放時間爲星期日至三及星期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星期六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逢星期四（公衆假期除外）休館。有關展覽資料可瀏覽香港藝術館網頁 www.lcsd.gov.hk/CE/Museum/Arts/chinese/exhibitions/exhibitions01_jul11_03.html，或電二七二一〇一一六查詢。



▲元代趙孟頫的《行書庶子泉石篆詩》（局部）

▲明代董其昌的《行書大唐中興頌》（局部）

▼明代文徵明的《小楷落花詩》（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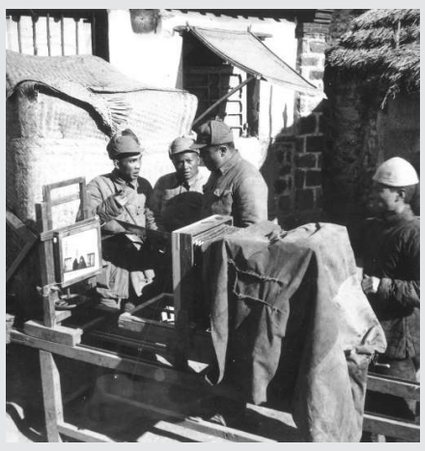
沙飛攝影作品東莞巡展

▲「追尋沙飛作品巡迴展」開幕現場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黃仰鵬東莞報道**：由廣東美術館和嶺南畫院主辦的「追尋沙飛足跡——紀念沙飛誕辰百年攝影作品及文獻巡展」日前在嶺南美術館開幕，展出九十二件沙飛攝影作品及八十餘件文獻，向觀衆呈現上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影像表現中國人民抗戰的風采，了解沙飛的新聞攝影生涯。嶺南美術館舉行的展覽展期至本月十一日。

作爲中國新聞攝影事業的創始人之一，沙飛曾拍攝大量反映紀實與抗戰的攝影作品，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因拍攝《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而一舉成名，四十年代在抗日戰爭中，他拍攝了《聶榮臻與日本小女孩》、《白求恩在做手術》、《戰鬥在古長城》等大量抗戰照片。作爲中國最傑出的戰地記者，沙飛用自己數以千計的作品，樹起了中國攝影史上的一座豐碑。「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這是沙飛留下的名言。

二〇一二年是沙飛百年誕辰，爲紀念沙飛爲中國攝影事業做出的貢獻，廣東美術館在沙飛家屬的支持下，聯合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合作策劃和發起「追尋沙飛足跡——紀念沙飛誕辰百年攝影作品及文獻巡展」。本次巡展首站選在沙飛祖籍地廣東開平，第二站選在東莞的嶺南美術館，其後將分別赴汕頭、深圳、香港、廣州等地展出。主辦方表示，通過巡展，希望讓更多粵港地區觀衆了解沙飛及其作品，並通過沙飛的作品回顧那段歷史。



◀沙飛拍攝的《晉察冀畫報》的製作過程 策展人供圖

貴陽建亞太動漫交流中心

【本報訊】**記者杜錦霞貴陽報道**：記者從第五屆亞洲青年動漫大賽上了解到，已經動工的亞太動漫交流中心工程進展順利。這座集動漫博物館、會展中心、動漫創作大師流動工作站、兒童電影院爲一體的動漫交流中心，由麥思（亞洲）建築師事務所設計，投資預算一億二千萬元人民幣，主體工程將於二〇一二年底完工，二〇一三年起將作爲亞洲青年動漫大賽永久會址。

爲了突出亞太動漫交流中心所在地貴州的地域性，設計師將鐘乳石、書葉岩等喀斯特岩石融入了設計中，同時爲了契合全球化的要求，追求低碳、綠色、環保，構成建築框架的六塊岩石將被經過特殊加工的竹材料表皮覆蓋，既抗風雨又能實現內部空氣的自然流通。整個建築高二十四米，將被支撐結構托離地面四米，夜晚在燈光下，猶如一座懸浮的「空中之城」。

亞太動漫交流中心坐落於貴陽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小河區），建築面積二萬五千平方米，其動漫博物館將包括靜態展示區、互動體驗區和館藏區，以容納十萬件館藏作品爲設計目標，目前已經收到了數千件國內外動漫大師捐贈的書籍及作品。

旅路情仇 雲家洛

笑語風雲

自問遊歷四方，經驗甚豐，總結了一個規律：路上結伴同行者，時日一久，不是變成情人、就變作仇人。

當中尤以「自由行」的旅行方式最明顯，三五知己，平日把酒言歡，正是相見好同住難。旅途上找吃，每天三次，有人不吃火鍋、有人不吃辣、有人不吃牛、有人不吃羊，有人要少油少鹽、有人愛重口味、有人愛地道特色、有人永遠只吃飯。這些分歧，一兩天還能互相遷就；三五天過去，同行好友喜怒開始形於色，火山隨時爆發。

用錢態度、觀光重點等，也是爭拗之源。有人旅行只爲購物吃喝，有人愛看博物館看音樂劇；有人出入坐計程車，有人爲省錢要坐公車；有人講究住宿要有品味，有人只求一個乾淨的床鋪。出遊步伐，有人愛隨心而行，無時間觀念；有人精打細算，把握每分秒，準備玩盡每角落。衆多生活小節，旅途上每天碰撞，矛盾每天累積，旅途上的一群人，無奈困獸鬥。

旅途中，能看清楚同路人價值觀的巨大鴻溝，反目成仇見得多；相處多天，竟然發現身邊人志趣相投，互生情愫的也不少；日夕相對而毫無感覺的，注定以後只能是淡淡之交。

所以，不要隨便和朋友結伴自由行，眞的要同行，人數不應多，時間不要長，行程住宿於出發前要協商好，避免反目。畢竟，旅程結束時，變作情人的較少，成爲陌路者不可勝數。

核心價值 阿 濃

南墻集

最近有大學生因示威被阻，提出要保衛大學的自由開放，說這是大學的核心價值。校長徐立之亦表示認同。

香港傳媒人對採訪受限制表示不滿，認爲自由採訪、客觀報道是傳媒的核心價值，不應受到損害。有關方面亦表示願意檢討。

說到港人引以爲傲的核心價值可不止這些。其中之一是表達意見要和平理性。多年來港人上街表達訴求，但秩序井然，不像外國那般隨時引發暴動，又燒車又砸櫥窗。因此遊行雖造成暫時的交通不便，港人多能容忍，或表同情。

可惜近年情況漸變，在主體的和平理性遊行之後，留下一小撮人佔據交通要道，實行擾民。日前更發展到武力衝擊會場，破壞公物，傷害場地職員。可嘆和平理性表達意見的傳統被踐踏，核心價值被鄙棄。

言論自由也是港人的核心價值，不少人引用前人的話：「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保衛你的言論自由。」但在科學館發生的一幕，以爭取民主自居的一班人，竟強闖會場，阻止別人發表意見。這又是對香港核心價值的一次強暴。

力主保衛香港核心價值的有心人，可別選擇性抗爭。公平也是核心價值呀。

老美請吃中國菜 王 渝

紐約抒懷

狄克跟我學中文，是我的得意高足，能背誦不少古典詩詞。博物館有關於中國的展覽，常常是他通知我，有時我們也同去參觀。在大都會博物館，我指給他看唐代的飛天浮雕。他看了手舞足蹈地說：「中國人了不起，創造出這麼美麗的胖飛天。」他邊說邊舞動雙手，胖墩墩的他在飛天浮雕中遇到了知音。

不過他最感興趣的還是中國菜。紐約中國餐館花樣繁多，他和妻子裘莉經常光顧。他對中國的興趣，唯有這一點，裘莉與他分享。他們一起對廣東海鮮驚艷，對北京烤鴨驚叫，對川菜麻辣驚服，對江浙小籠包驚嘆。吃到高興時，裘莉說他上輩子是中國人，爲此他則得意萬分。在其他的老美朋友面前，他就更加以中國菜專家自居。

前天他約阿新和我們吃晚飯，他說是一家很別致的中國餐館。沛然一聽這家餐館連中文名字都沒有，就覺得不妙。但是餐館寬敞，裝潢又淡雅宜人，我想也許沛然結論下得太武斷。我們按照老規矩一人點一樣菜。第一道菜上來，阿新看了叫道：「是家常豆腐嗎？」不是的。第二道菜，她又問，也不是的。總之，五道菜擺好，像是五姐妹，全部濃濃的醬油色。至於味道，不管是豬肉、牛肉、雞、魚、豆腐都調料相同。

這頓晚飯吃得我們一路笑回家。

嘘 舒 非

聽到舊同學病重的消息，很難過，也很感慨。

我們一起長大，是中學好同學。一起玩的幾個女同學，她身體最好，又很懂得照顧自己。成家後，雖然不是什麼貴人家，但丈夫體貼，女兒孝順，家庭美滿，一生應該也沒有大的煩惱。最初得病，也夠堅強，積極治療，對病愈康復充滿信心。我一直都認爲她肯定能夠跨過難關。

這兩天一直在想，眞是想不通。說癌症是常年壓抑形成的，說因爲心態不夠堅強，所以復發，都是瞎說的。只有一樣可以解釋，很有可能是基因遺傳。如果是這個，那當然沒有辦法了。

縱觀身邊同齡人。到了這個年紀，命運完全不同。好的、幸福的，今天都在享受人生。退了休，孩子不需要管了，還因爲有點錢，生活無憂，所以到處去旅行，有的已經走遍全世界。飛機旅行玩夠了，現在都在乘遊輪，到中東，到地中海，到東歐俄羅斯等等。不幸的，卻有種種問題。健康的問題……，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幸的卻各有各的不幸」，眞沒說錯。

當初我們都小，只有十來歲，出身好或者不好，其實差別不大。有錢無錢一樣玩，一樣開心。今天不同了，如果沒有健康，沒有錢，那就麻煩了。那時候有希望，沒有的可去爭取，現在憑什麼爭取呢？

采蘋

明月自鈎沉 黃子程

傳媒按摩

一

《明月》今期有實習生林志華訪內地作家笛安，談她的作品《西決》及其創作初衷，閱畢即想拜讀《西決》。

愚見認爲此類書推介很好，兩千字內的精簡訪問，將一部作品的內容和一個作者的神韻寫出來，要言不煩。

二

萬之撰的「讀張辛欣自傳體小說《我ME》」，又是佳作。萬之，據介紹是定居瑞典的中文作家。他有着很好的文字能力，評張辛欣的小說，並將之推許爲非一般的自傳體小說，其特色是在眞實經驗回憶的自傳範式中用上小說的虛構力量來審視和追問回憶中的經驗，以此，張辛欣的《我ME》有了清晰的推介，我是自傳的非虛構，ME是「我」和被記憶之「我」之間的距離，是受事位的「ME」，屬小說的虛構力。

萬之的書評，能引你去拜讀張辛欣。

三

溥儀遺孀談夫妻生活，文章當然珍貴可讀，我個人結論：每個人都是平凡的，回到平凡，人就快樂了。

此「婚姻生活的回憶」讀畢，又翻到羅海雷怎樣從他父親羅孚那堆滿書、資料、畫冊的房間中大海撈針般撈出這篇回憶來，就叫人爲他開心。也許，那房間中，該還有很多值得「鈎沉」的文章和資料吧？想到這裡，人也就進入回憶之中。

炸醬麵 關 平

東風西風

談起美國副總統拜登到訪北京吃炸醬麵，不禁回憶起自己吃炸醬麵的經驗。

我最初認識的炸醬麵，是廣東式的，在一般廣式雲吞麵店吃到，普通的廣式生麵，加上肉丁醬作澆頭，肉丁醬棕色，有點辣，廣式麵店都叫京都炸醬麵，我估計是學北京的造法，所以叫「京都」炸醬麵。

中學時間中光顧康價上海小店午飯，除了典型的雪菜肉絲麵、炸菜肉絲麵、上海粗炒麵外，還有炸醬麵，也是一碗不帶湯的麵澆上肉醬，肉醬水分較多，顏色較深暗。近年多來上海，才發現上海的本幫麵館沒有炸醬麵，問上海籍的同事，都說北方麵館才有供應。看來，我從前吃到的都是香港的上海店學北京造的炸醬麵。再補充一句題外話，上海本幫菜館也沒有我們在香港慣吃的上海粗炒麵。

要到上大學後，才得到高人指點，往北京館子見識正宗的北京炸醬麵，記得是旺角的厚德福：雪白的粗麵條，加上菜碼如黃瓜絲、蘿蔔絲、大葱絲，和略灼的去頭尾的豆芽和青豆等，再澆上棕色的肉碎豆醬，最好加點辣椒醬，拌勻來吃。後來幾次去北京，吃的都是這種炸醬麵，通常是麵一碗，菜碼和肉醬另上。外國記者把「炸醬」譯作Black Bean Sauce（黑豆醬），我認爲錯了，炸醬用的是黃醬，用黃豆造的，棕色，加上肉丁而成。美國中餐館的Black Bean Sauce通常指廣式豆豉醬汁調味料，黑色，跟澆麵的黃醬是兩碼子事。

養肥待宰的自己 葉特生

生命特寫

關於複製人的話題，大家最近少講。但少講不代表不做，科學家正在默默繼續研究。

各國都知道，誰掌握先進複製科技，誰就在二十一世紀取得發言權。從解決饑荒到遺傳病，從器官移植的來源到人類未來體質，都等待那突破。

複製技術的終極突破，當然與複製人有關，人都關心自己，如果人體器官如汽車零件，隨時更換，有錢有勢者，更成爲人上人，更高更強更健美，永遠青春美麗。老病與死，人人都會遇到。在這個不公不義的世界，這是上蒼留給人類惟一的最後公平。如果連這一項都失去，一切好東西將被有錢有勢者完全佔據。有錢人那麼多，長葆青春的誘惑又那麼大。

所以大量資金悄悄流向複製人的研究，是很自然的事。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兩個替身，頭痛換頭，腳痛換腳，如果那個替身沒有思想和靈魂，只是個供應活體的產品，多好。

牛羊沒有這問題，吃了複製羊肉，良心勉強平安，但人哪！可以隨時把那「自己」宰掉，取活體來爲我替換嗎？年前有過一部荷里活電影，中譯《逃出克隆島》，講述科學家用商業原則來從事克隆人的生意，取出客戶細胞爲他克隆出替身。幾千個複製人住在一個隔絕的地底，每個人的名字就是客戶名字後面加上編號，只要客戶有器官移植的需要，馬上召出那人進手術室宰殺。還有克隆人因不肯死而從手術室逃離，又被抓回去，看得人心驚膽戰。他們活着的意義有如豬羊，等待着爲本尊捐獻生命。爲使他們甘心赴死，要以宣傳不斷欺騙，說世界已被污染，這裡才是樂土。不定期舉辦大獎，幸運兒可到零污染的海島度假，所謂大獎，其實就是送上手術台。每個赴死的人還蒙在鼓裡，笑嘻嘻以爲去度假；其他人從此見不到他，亦不以爲意，還因他的「幸運」而爲他高興。這電影看得人毛孔寒慄，恐怕因着劇情太接近這世界的現實吧！

舊生會 姍 而

雅俗坊

李克強副總理到訪港大，因警方維持治安引起的爭議還在沒完沒了。本可平和、理性檢討的細節被無限上綱上線，又被一些媒體放大。很多市民對這類新聞都厭煩了：嘩，還沒玩完？

學生是校園的主人之一，但年輕人成長也需反省總結。言論一邊倒只會縱容過激行爲，對年輕人走向社會，學會與社會各種人相處並無好處。現在香港一些抗爭行爲已越來越像內地「文革」。「文革」給一些年輕人性格形成留下了終生缺陷。不少人長時間自命正確，自我膨脹，動不動就和人爭個你死我活，有人總與身邊的人和事對立，幾乎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後來雖意識到走入了誤區，但要走出來卻談何容易。

在風波中一支「舊生會」力量顯得特別活躍。當年港大醫學院冠以捐贈巨款富豪芳名，他們也曾以「捍衛學術自由」的理由聯名反對，道理的牽強已爲社會詬笑。徐校長不同意說「港大自由已死」，集會中這些舊生對他一再圍攻、起哄，喝倒采，並翻出港大醫學院冠名前事一併算帳，向徐校長叫板：你好心放手啦，唔該你離開返中大啦！這幾個舊生如無賴般的表演，能說是港大之光嗎？

畢業離校就不再是學校的人了。如眞對母校有感情，便該銘記母校校風，在工作中行善積德，揚名立萬，而非借各種事端對母校事務說三道四，教人經營。說白了，那是在叨母校之光，爭出個人的風頭。